

有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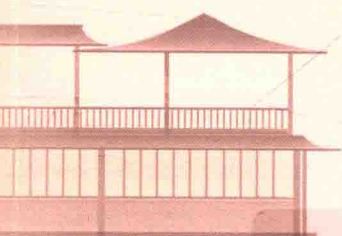
Y O U F E I

肆

挽山河

—大结局—

Priest 作品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有匪

Y
O
U
F
E
I

肆

挽山河

—大结局—

Priest 作品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匪 . 肆, 挽山河 / Priest 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404-8218-3

I. ①有… II. ①P… III. ①言情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5295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畅销·古代言情

YOUFEI. SI, WANSHANHE

有匪 . 肆, 挽山河

作 者: Priest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毛闽峰 赵 萌 李 娜

策划编辑: 钟慧峥 张园园

文案编辑: 王 静

营销编辑: 贾竹婷 雷清清

封面设计: Violet

版式设计: 潘雪琴

封面插画: 呼葱觅蒜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955mm 1/16

字 数: 229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218-3

定 价: 3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目录

【卷七】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第一章

暗流

002

泄密的诏书好似一把野火，将南都贵族们连日来的忧心畏惧一股脑地点着了。

第二章

进退

023

“李兄，快别兜圈子了，你婆婆妈妈地说了这许多，不就是留下不敢，走了不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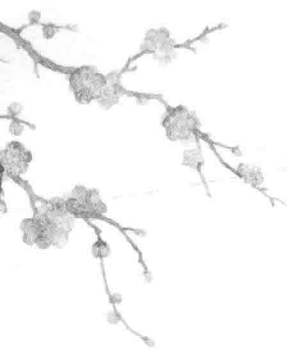
第三章

螳臂当车

044

从周翦亮出名号，走进山谷那一刻开始，所有的环节全跟他们的计划背道而驰。

这先人的在天之灵已经不是不肯保佑她了，简直是在诅咒她！



第四章

应“姑娘”

059

堂堂毒郎中，莫名其妙地跟一帮流民混在一起，这也就罢了，他混的还是女人那堆，而且怕暴露身份，居然一直装哑巴，没敢跟人家开口说过话！
这事真有点不能细想。

第五章

齐门禁地

082

齐门惯会用那些奇门遁甲之类的玩意儿，岂不正像吕国师遗书上所说的“不为人知之处”？

第六章

破而后立

103

姓吕的老神棍把“慎之”俩字写在这里，这谁他娘的能看见？
缺了大德了！

第七章

白骨传

125

“说的是有一具白骨，死而复生，爬起来一看，却发现自己居然没躺在事先修好的陵寝中，它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自行爬出去找寻自己的坟。我打算给它起个名，就叫《白骨传》，怎么样？”

第八章

丧家之犬

143

端王兵败，前线一溃千里，周存长驱直入，三日之内已经连下数城……

第九章

不可说

163

“常听人说，皇上南渡时不过十岁出头……”

第十章

南都金陵

176

多方势力已经纷纷上路，辮头指向同一处——南都金陵。

第十一章

风满楼

192

他整个人依然仿佛清风掠过高楼时端坐闻笛的翩翩公子，满天下的狼狈压在他身上，也压不住他的风雅无双。

第十二章

霜色满京华

204

南都金陵，累世的富贵温柔乡，一时间，忽然荒凉得四顾茫茫，叫人不知该何去何从。

尾声

221

“怎么二十年不见，你竟……也不老……你到底是哪个沟里的水草成的精？”

番外一

道阻且长

226

自以为终于等到了救星的谢公子恐怕还不知道，周以棠每次看到“熹微”，脸色都不是很好。



番外二

郎骑竹马来

233

李徵朝那女孩伸手道：“爹回来了，快下来，见见你周家哥哥。”

番外三

桃李春风一杯酒

250

“你要是再欺负我，明儿我就写一出《南刀传》去，揭露某大侠表面道貌岸然，私底下一言不合就虐打文弱书生……哈哈，阿翡，你轻功还欠练啊。”

独家番外一

朱雀桥边

257

“我只听过木小乔挖人心的故事，他与霍老堡主到底有什么渊源？”

独家番外二

狂澜之巅

265

功也好，过也好，她自认这一生，无愧于天，无愧于地，无愧于己。

也就够了，李瑾容心道，足够了。

【卷七】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第一章

暗流

泄密的诏书好似一把野火，
将南都贵族们连日来的忧心畏
惧一股脑地点着了。

周翊这一行，过淮水，入南朝地界，再一路向西，很快到了楚地。

济南府已经木叶脱落，楚地却依然是溽暑未消。山路崎岖，沿道两旁隔上几里便有简陋的茶棚子，供下地老农同过往的行人歇脚，收上几个铜板聊以为继。

小茶棚顶子漏了，一个少年正挽着裤脚拿茅草补，棚中有三条板凳一张桌，已经叫人占上了，其他过往行人只能买些饮水、干粮站在旁边吃完或者带走。

李晟放下一把铜钱，又将灌好粗茶的水壶回手丢给周翊，自己端着个破口的大碗慢慢啜饮热茶，想发一身热汗歇歇脚。方才站定，便听茶

棚中那几个占了长凳的汉子议论道：“都这么传，我看那铁面魔想必确实是死了。”

李晟一顿，越过热气腾腾的水汽望过去。

另一个汉子断言道：“死了！那还能不死吗？我听说那铁面魔有三头六臂，被李家少侠引入圈套，百十来人截他不住。幸亏李少侠临危不惧，指挥众人截杀，还亲手将那铁面魔的三头六臂挨个儿砍下来，怪虫都死了一地，隔日烧来，听见里面有怪物咆哮，惊天动地的。那些虫子分明已经碎了，大火里却能看见个一人多高的影子，头生双角，怒目圆睁……你们说怪不怪哉？”

李晟差点让热水呛死，连烫带咳，好生死去活来，眼眶都憋红了。

那三个聊天的汉子莫名其妙地回头看了他一眼，见他是个小白脸，便不去理他，仍然自顾自地讨论道：“李少侠究竟是哪个？”

“这你都不知道？南刀没听说过吗？蜀中四十八寨的那位！李少侠便是南刀李徽的长孙。”

“这可真是一战成名了，啧啧，要么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呢……”

李晟实在听不下去了，落荒而逃，见了鬼似的催促周翡等人道：“快走快走！”

周翡耳力卓绝，早一字不落地听见了：“原来李少侠砍的不是二百五十个殷沛，是铁面魔的三头六臂，失敬！”

李晟怒道：“再废话你就自己拿着地图滚。”

周翡跟马车里的两个女孩笑成了一团。

不过这一路，除了沿途听了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谣言外，勉强还算是太平。

这日，一行人方才行至江陵一代，不知是李晟带错了路还是怎样，附近连个人影也没有，周翡等人趁着时尚早，在路边饮马。忽听身后

有快马追至，那骑士恨不能马生双翼，将鞭子甩得响作一团，尚未行至周翡身侧，马背上的骑士已经迫不及待地抽出了刀。他自马背上站起，泰山压顶一般冲着周翡后背举起，雁翅环刀“哗啦啦”的动静将年轻的神骏吓了一跳，长腿离地，往上高高抬起，马背上的人将刀顺势下劈，斩向周翡。

李妍一声惊叫。

周翡却不慌，倏地转身，碎遮未出鞘，便已经架住这当头一刀，她神色不动，好似全然不在意这种程度的偷袭，横刀一卡，随即巧妙地将对方往上掀起。岂知马背上那人是个倔脾气，不肯认输，偏要跟她硬抗，然而周翡碎遮上传来的力量不大，却微妙得很，四两拨千斤似的轻轻一摆，刚好破坏了骑士、马和雁翅刀之间的平衡。

那骑士往后一仰，好不容易拉住缰绳稳住自己，雁翅刀却已经脱力，滑了出去。

周翡不用看也知道是谁，头也不抬地道：“杨黑炭，你又吃饱了撑的吗？”

马上那人正是杨瑾，他千里偷袭，听了人质问，居然毫无愧色，瞪向周翡道：“我与你下帖约战，你几次三番假意应战，逼我去给你办事，等我办完事，你又出尔反尔，你们中原人……”

李晟忙打断他滔滔不绝的控诉，问道：“杨兄怎么甩开贵派门人，独自在此？”

杨瑾甫一交手，便感觉到自己和周翡之间的差距，越发暴躁。他没好气地一摆手，说道：“擎云沟这个掌门我是干不下去了，一天到晚被他们纠缠鸡毛蒜皮的琐事，哪片药田生了杂草这种屁事也要来找我定夺，害我练刀的工夫都没有。”

李妍从周翡身后露出个头来，问道：“我听说贵派本来就只重药理

不重武功，分明是你用武力胁迫，才做上了掌门，结果你做了几天又嫌烦不爱做，你是小孩子吗？”

“胡说八道，我是被他们骗去比武的！”杨瑾两条浓眉倒竖，怒道，“虽说打赢一群整日种田的药农也没什么趣味，但既然是比武，自然要赢，谁也没告诉过我他们在选继任掌门！这群……不说这个——喂，李兄，那些人都在找你，你们这是要上哪儿去？”

李晟客客气气地回道：“我们打算绕南路去蜀中，替家里人跑趟腿，然后就回家了。”

李晟不想拖家带口地再带上一帮闲杂人等——尤其杨瑾还是个不亚于周翡的大麻烦，因此从时间地点到路线目标，没半个唾沫星子是真的，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骗傻小子，想让他自行离去。

谁知杨瑾半分不会看人脸色，毫不迂回地说道：“那行，我送你们一程。”

李晟：“……”

周翡将碎遮在腿上磕了两下，嗤笑了一声。

杨瑾对她怒目而视，周翡便翻了他一眼，说道：“我们用得着你送？”

然而很快，周翡便为自己的多嘴付出了代价，只见这南疆第一炭郑重其事地在怀里摸了摸，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捋平，一巴掌摔在周翡面前。

周翡：“……”

纸上墨迹糊成了一团，间或能辨认出几个支棱八叉的影子，得扒开眼仔细看，才能看到一点汉字的模样，这玩意儿简直可以直接贴在门上辟邪镇宅。周翡磕磕绊绊地念道：“‘单’书……甲午年八月，‘敬’云……什么……哦，沟，‘敬’云沟掌门杨瑾，‘要’南刀一……一‘单’，决一胜负……”

“战”字少写了半边，“擎”字中途腰斩，“邀”字写错了，只提“南刀”，未提周翡，不知是不是杨掌门“翡”字不会写了。

杨瑾不待她念完，便知道自己出了丑，面红耳赤，一把将那破纸抢了过来。

李晟与吴楚楚涵养所限，倒都强行忍着，憋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李妍却不管那许多，头一个咧开嘴大笑起来。

周翡哭笑不得道：“杨掌门，你怎么写份战书也能这样偷工减料，写了这么多半字？”

杨瑾的黑脸烧成了一块黑里透红的炭，冲周翡喝道：“拔刀！”

周翡忙着想找齐门禁地，哪儿有心情与他纠缠，撂下一声“不应”，话音落下时，她人已经在数丈之外，翻身上马跑了。

杨瑾立刻去追：“你是怕了吗？”

周翡不怎么在意地应道：“可不是，吓死我啦！”

李晟懒得管他们，慢条斯理地套上马，慢吞吞地赶上前去，突然，一马当先的周翡倏地拉住缰绳，马往旁边错后半步，她微微探身，皱着眉看向路边。

只见路边草丛中横陈着几具衣衫褴褛的尸体，都是普通农户打扮，旁边有个装满了干草的筐，筐里好似有什么活物，一直在动，被马蹄声惊到，狠狠地一哆嗦，僵住了。

周翡艺高人胆大，自然不怕死人，她当即翻身下马，用碎遮将那倒扣的筐往上一掀。里面的“东西”狠狠地瑟缩了一下，在地上缩成一团，畏惧地盯着她。

那居然是个小孩，有几岁大，非常瘦小，滚了一身的稻草。

周翡瞥了一眼旁边的尸体，想起这一片异乎寻常地不见人烟，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便半蹲下来，冲那小孩道：“你是谁家孩子，爹娘去

哪儿了？”

小孩狠狠地咬住嘴唇，瞧见她手里的长刀，吓得瞳孔缩成一个小点，却又不敢出声，小小的胸膛风箱似的起伏，抖得厉害。

这时，杨瑾和李晟等人赶了上来。

吴楚楚拉过碎遮，往周翡身后一别：“藏着点你的刀……你们都不要围着他，我试试看。”

周翡不置可否地退到一边，去翻看旁边几具尸体——尸体总共有四具，三男一女，都是年轻力壮的，已经凉了，却未见腐烂迹象，想必也是刚死不久。

“寻常庄稼人。”李晟翻过一具尸体的手脚看了看，随即又奇怪地“咦”了一声，“奇怪，死因是剑伤，还是一剑封喉……”

李妍问道：“这是谁啊？杀几个庄稼人做甚，莫非是沿路打劫的？”

“应该不是，”周翡道，“这几个人身上轻伤不少，不知走了多远，而且他们事先将小孩塞进干草筐里藏好，恐怕是被人追杀。”

说着，她皱了皱眉——江湖仇杀并不少见，只是这几具尸体都是粗手大脚，面有菜色，周身肌肉松散，掌心的茧子看着也不像是练过武功的模样，分明只是寻常百姓。

李妍道：“江陵现如今是咱们南朝地界，官府该有人管吧？”

李晟摇摇头，说道：“这边靠近前线，争得厉害，今天姓南，明天姓北，朝廷不会那么快派正式官员过来，都是由军中之人暂代太守，一旦吃紧，就得跟着大军跑，听凭调配，未必有心思管民生之事……”

他话没说完，旁边周翡骤然拔刀，只见一串流星似的箭矢破空而来！

“锵”一声寒铁相撞——

此时，蓬莱秘岛上，刘有良正清扫香灰，铁护腕不小心同香案撞了一下，碰歪了小炉，他忙伸手扶正，擦了擦额头上被热出来的汗，小心翼翼地回头看了一眼一直昏迷不醒的人。

却不料正好对上了一双清亮的眼睛。

刘有良吃了一惊，随即反应过来，忙上前一步跪下：“殿下！”

谢允无力回话，便只是冲他眨眨眼睛，眼睛里却是带着笑意的。

刘有良回过神来，忙冲谢允一拜，起身就跑，口中叫道：“大师，同明大师！”

小岛上人烟稀少，却硬是一阵慌乱，林夫子“啊哟”一声跳了起来，陈俊夫紧张地丢下渔网，反倒是同明老和尚好似早有预料，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汤，不紧不慢地走进来道：“我猜你也该醒了。”

谢允躺了许久，一时提不起力气，就着老和尚的手将一碗药汤喝下，刘有良恭恭敬敬地在旁护法，三个老东西默契地分别按住谢允头顶、手臂等处，以内力打入其少阳三焦。不过片刻，谢允头顶便有白气蒸起，原本惨白的脸上竟冒出一一点血色，约莫一时三刻，他人虽虚弱，却有力气言语了。

谢允低声道：“多谢师父、两位师叔。”

说着，他目光往洞府中扫去，见一边明珠下挂着一张软皮，皮上是一堆墨迹，乱七八糟地画着个鬼脸。

林夫子笑道：“哈哈，那是从你脸上拓下来的，你那小娘子，可真不是东西！太顽劣，别的就算了，额头上给你画了个‘王’，下面一左一右两撇小胡子，那不就是‘王八’了吗？”

谢允心有余悸地抬手摸了一把脸，微笑着对林夫子道：“师叔教训得是，下回我一定给她写在信里代为转达。”

同明却面无笑意，将药碗放在一边，沉声道：“‘三味汤’，你已

服下第二味，再有一次，老衲也别无他法了。”

此言一出口，林夫子和陈俊夫都不言语了。

好一会儿，陈俊夫才道：“同明兄，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我是回光返照。”谢允扶着旁边石墙，试着站起来。

说来也怪，他方才还连话都说不出来，这会儿一碗药下去，虽然十分吃力，却居然摇摇晃晃地站住了。接着，谢允又试着在原地走了几步，大概是感觉不错，他语气十分轻快，说道：“上回我经诸位师叔多次调理，才勉强能在石洞里转一转，这回感觉好多了。”

同明大师叹了口气，说道：“蛟香提神，‘三味’吊命，两味相叠，能逼出你身上最后那点活气，叫你不至于无声无息地衰落而亡，只是治标不治本，吊一次命，就少一簇‘真火’，三味过后，如果还是找不到解药……”

陈俊夫脸色一沉，问道：“那你为何要给他用这样的虎狼药？”

同明大师道：“透骨青全靠他身上那点内力相抗，一旦人衰弱下去，那就彻底没救了，我实在才疏学浅，翻遍《百毒经》，也只能想出这样的权宜之计。”

谢允不怎么在意地说道：“陈师叔，‘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中了透骨青，还能像我一样活蹦乱跳的有几个，连‘回光返照’都能照上三回，想必是古往今来头一份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陈俊夫听了这番劝解，眉头却并未舒展，他深深地看了谢允一眼，谢允便坦然抬头冲他一笑。陈俊夫重重地叹了口气，眼不见心不烦地离开了燥热的洞府。

林夫子耷拉着眼角眉梢，滑稽地哭丧着脸，说道：“那怎么能知足呢？你还没娶媳妇呢！”

谢允便道：“那有什么，林师叔，你不也没有吗？”